

為什麼好在「以蟲治蟲」

葉梅



▲寧夏銀川，採摘工在枸杞地裏採摘枸杞。

資料圖片

立夏之時來到賀蘭山下，塞北良田萬畝。巍峨的山峰恰是一道絕佳的天然屏障，屹立於塞上大地，擋住了大漠滾滾黃沙，守護著寧夏平原這片綠洲沃土。當地的朋友不無驕傲地說，這裏是塞上江南，又勝似江南。

恰似江南的是那蒼鬱的綠色，從眼前一直蔓延至蒼峻的山峰之間，勝似江南的卻是西北獨有的遼闊澄澈，這裏全年日照時長充裕，常是晴空萬里，而晝夜溫差懸殊，加之土地潔淨富硒、透氣疏鬆，造就了塞上獨特的田園肌理，不似江南，卻勝似江南。農人們在這片土地上年年栽種小麥、玉米、水稻、馬鈴薯，以及糜子、穀子、蕎麥、燕麥等耐旱小雜糧。而尤為惹眼的還是那紅如寶石的枸杞、晶瑩剔透的葡萄，還有靈武長棗、彭陽紅梅杏、甜而香脆的蘋果；以及質量上乘的中藥材甘草、銀柴胡、黃芪、黨參、黃芩、秦艽等。

紅枸杞是西北大地盛產的藥食同源珍品，受到歷代人們的喜愛，宋代詩人蘇軾便曾不止一次吟誦它。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年），蘇軾出任陝西鳳翔府簽判，毗鄰西夏的山野裏遍生枸杞，蘇軾在鳳翔為官三年，常涉足郊野，見那枸杞春發青黃、秋結紅實，又得知枸杞耐貧瘠、經風雨而不衰，根莖花果皆可入藥，能烏髮扶衰、安神養生，自是喜歡不已。數十年後的紹聖二年，蘇軾貶居惠州，年近花甲的他默念西北枸杞，親手開圃栽種。他後來寫下《小圃五詠·枸

杞》一詩，道是「神藥不自閩，羅生滿山澤。」「青萸春自長，絳珠爛莫摘」，他讚那枸杞「大將玄吾鬢，小則餉我客」，遙想千年杞木，「仙人倘許我，借杖扶衰疾」。蘇軾晚年被貶海南之後，還在給弟弟蘇轍的詩中寫到「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杖」，自註：「《本草》：枸杞一名仙人杖」，遙祝兄弟延年扶衰、身康體健。

如今在賀蘭山下，目之所及處正是那受人稱道的枸杞園。「仙人杖」紅枸杞深深扎根於戈壁綠洲，在清風朝暮、日光星月的滋養中生長，孕育出顆粒飽滿、色澤嫣紅透亮的果實，自帶清甜醇厚的天然果香。這紅寶石一般的果實蘊藏著極高的食用、藥用價值，因富含優質枸杞多糖、多種維生素以及人體所需的微量元素，成為人們食補養生的佳品，也成為寧夏立足生態資源、賦能特色農業發展的支柱產業。

枸杞養人，而人也百般呵護著這天地賜予的珍品。

甘甜的枸杞難免受到蟲兒們的青睞，生長的日子裏，會引來紅蜘蛛、銹壁虱、粉虱、薊馬等小害蟲，牠們隱匿於枝葉縫隙、果簇之間，蠶食新生嫩葉、蛀食嬌嫩果蕾，常年寄生於枸杞樹之上，成為塞上枸杞產業提質升級的一大難題。千百年來，人類與農田蟲害的博弈從未停歇，而今日走進賀蘭山下的枸杞園，驚喜地看到古老的以蟲治蟲的智慧借科技重

生，為寧夏紅枸杞產業鋪就了一條生態與豐產共生的全新路徑。

以蟲治蟲，以物克物，華夏農耕文明綿延千載，自古便信奉「順時耕作、與天共生」的種植理念，不強求人力對抗自然。古人耕田種果，恪守著質樸的綠色農耕法則：春耕除草、夏耘驅蟲、秋收冬藏，借草木驅穢、憑草木護田，以人工耘耨、稔稔還田、輪作休耕等古法養護土地、克制蟲害，歲歲耕耘而不耗竭地力，年年種植而不破壞生態。近代以來，化學農業快速普及，高效速成的消殺方式取代了古法生態農耕，在快速增產的同時，也讓農田生態日漸失衡。時至今日，隨著生活品質的提升，大眾的飲食理念已然迭代升級，人們不再單純追求食材的產量與品相，卻是格

外渴求無污染、零殘留、原生態、高品質的綠色農產品，天然有機的果蔬雜糧，成為當下消費市場的主流追求。這也倒逼現代農業告別粗放式、藥控式種植，回歸生態本源，而綠色無害的以蟲治蟲技術，恰好契合了當代農業轉型、大眾健康消費的雙重需求。

如何跳出化學農業的困境，守護賀蘭山麓的生態本源，保住寧夏紅枸杞的天然品質，成為種植從業者亟待破解的難題。

在這片塞上沃土上深耕多年的「百瑞源」郝向峰、郝曉琴夫婦，畢業於農業大學，他們聯手寧夏農林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的何嘉研究員團隊，經過艱辛的努力，終於找到了枸杞蚜蟲的天敵。七星瓢蟲、異色瓢

蟲、草蛉、食蚜蠅、小花蝽等，成蟲和幼蟲均可大量捕食蚜蟲；而特別令人興奮的是，還有一種體長僅兩三毫米的小蜂，叫做粗脊蚜繭蜂，有著神奇的寄生性，能將卵產在專吃枸杞的蚜蟲體內，使其僵化死亡，而小蜂破殼而生。經過近幾年聯合攻關，研究團隊突破了粗脊蚜繭蜂的規模化繁育技術，「百瑞源」與科技工作團隊共同建成寧夏首家有害生物生防天敵擴繁基地，至此，「以蟲治蟲」從科學家手中的實驗方案，真正走進了枸杞產業的田間地頭。二〇二五年，團隊累計繁育粗脊蚜繭蜂六千餘萬頭，技術服務覆蓋寧夏八家基地、共計一萬畝枸杞園，蚜蟲蟲口減退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農藥使用量大幅減少，枸杞品質顯著提升。

在「敬天愛人，回歸自然」的理念支撐下，賀蘭山下的人們用「以蟲治蟲」的生態智慧，讓枸杞產業從「化學防控」邁向「生物防控」，科技為自然制衡賦能。「百瑞源」已建成的萬畝有機標準化種植基地，通過了歐盟有機產品認證、中國有機產品認證等多項權威認證，完成了從「藥保豐收」到「生態養田」的質變。

以蟲治蟲，治的是田間頑疾，護的是生態本底，興的是特色產業。它讓古老農耕智慧在現代科技中煥發活力，綠色科技農業在寧夏蔚然成風，也讓人蘇軾所註的「枸杞一名仙人杖」，成為塞上江南可觸摸到的仙姿。

七日談

（北京篇）

一首詩的知音

——林徽因與許倬雲（三）



燈下集

陳新華

《別丟掉》一詩的另一邊，許倬雲先生亦表達過對於情感相似的體認。二〇一九年，在談話類節目《十三邀》中，當被問及理想社會的模型，這位歷史學家長嘆一聲說：「人類社會中，有一環最難，就是情感。情感太苦，它既補人，又傷人。所有的維度裏面，它最難處理。所有理想國的模型裏都沒有情感……人是為感情而生，也背着感情而去。」

這樣的嘆息，只有可能來自纖細豐富的心靈。

生活中的許先生，是一個赤忱、敏感的天然之子，願意交付自己的脆弱，珍視靈魂相契的內在聯結，至情近乎勇。

他會向人提起赴美留學前，母親為他準備的一包針——一百多根，每根都穿好了線，供他在異鄉縫補衣物。他會提到妻子曼麗。林徽因說：「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閃亮的在一段較短的時間內迸出神奇的——如同兩個人透徹的了解：一句話打到你心裏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覺到一萬萬分滿足。」他亦盼望被「透徹了解」，希望一個人「識人於牝牡驪黃之外……」直到遇見曼麗，她以自己的瀟灑、豁達、爽利，成為他們婚姻生活裏的壓艙石。然而再恩愛的夫妻，也難免衝突。偶爾起了爭執，他一樣會哭得像個委屈的孩子。

情感上的推己及人，讓許倬

雲看到更廣大的人群。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他更看重「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我覺得既然我們老百姓要問老百姓生活上的問題，我們學歷史的就應該有交代。」

這就有了《萬古江河》，「不寫政治、戰爭、制度、帝王將相，只寫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柴米油鹽。」他要從文化的角度講「中國」怎麼形成，要把百姓放在歷史中，把情感放在對「理想國」的模式的探討中。

這是他的關懷。一如當年的林徽因。

它不是精英式的俯視，而是生而為人，知道人類的有限性，因此要讓自己「豐富、寬大能優容，能了解，能同情種種『人性』，不難自己所不能，也不難別人所不能……」它的底色，是悲憫。是「已識天地大，猶憐草木青」。是從人海中來，回到每一個普通人中。

和林徽因一樣，許倬雲先生如今也走完了自己要走的路，隱身在時間的空谷中。落筆至此，我又想到我對許先生的那次訪談。我當時問先生——「在當前時代背景下，您如何看待知識人的使命？」許先生沉吟後答：「我盼望有一天，世上沒有『知識人』這三個字，每個公民都有足夠的知識衡量周圍一切的事情，能依靠自己去了解天地宇宙……體味心裏的酸甜苦辣，痛苦、淚水或歡樂、微笑。」

那是我沒有想到的答案。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全文完）



英倫漫話

江恆

《英格蘭一隅》在內的《坎布里亞三部曲》、《士兵歸來》四部曲等多個系列。他在不久前出版的《另一個世界：牛津歲月回憶錄》中提及，自己在一九五八年就讀於牛津大學瓦德姆學院，他對校園的第一印象是：這裏以私立學校的學生為主，處處可見毫不費力的財富和特權，覺得自己像個外國人，無比懷念家鄉英格蘭北部小鎮威格頓那種親密無間的氛圍。

布拉格在書中寫道，自己來自礦工家庭，屬於典型的工人階級，儘管對牛津大學的這種氣感到格格不入，自己還是努力融入其中，抽著「藍碟牌」(Disque Bleu)香煙，穿著灰色法蘭絨襯衫和西裝外套，剪掉了原來的貓王式髮型，換成了和大家一樣的整齊利落的短髮。雖然他全心投入大學生活，但大學裏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無所不在，讓他的疏離感更加強烈。例如，和他一樣公學出身的男生們被安排住在一起，大家睡前總是一絲不苟地把睡衣釦子扣到領口，頭髮也梳得一絲不苟地分好。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布靈頓俱樂部的貴族成員，他們穿著花哨的馬甲，晚上回來前總要醞釀地在當地餐廳大鬧一番。布拉格對這種行為嗤之以鼻，認為這不過是那些沒教養的人擺出的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態罷了。

無獨有偶，英國作家伊夫林·沃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也曾就讀於牛津大學赫特福德學院，他的經歷和感受與布拉格頗為相似。他在回憶錄《一知半解》中，寫下了對牛津大學社會階級的敏銳觀察，他並未將牛津描繪為一個純粹的學術象牙塔，而是一個微縮的英國社會階級劇場。作為出身於專業人士家庭的學生，這使他在牛津處於一個微妙的

進入牛津大學是很多人的夢想，但對英國當代作家梅爾文·布拉格來說，他在牛津求學的經歷並不那麼美好。

出生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的布拉格曾獲多個文學獎項，創作了包括

牛津歲月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外景。

資料圖片

位置：既非貴族精英，也非勞工階級，而是屬於「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他觀察到牛津內部存在著一種基於血統、財富和社交儀態的隱形階級壁壘，也注意到許多來自公學（如伊頓、哈羅）的富裕學生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自信和文化資本，而這正是像他那樣依靠獎學金或中產背景入學的學生所缺乏的。他還提到牛津各種專屬社團，如何作為階級篩選機制運作，比如布靈頓俱樂部，這些社團不僅是社交場所，更是未來統治階級建立人脈和鞏固地位的工具。

如果說伊夫林·沃在回憶錄中尚筆下留情，那麼他透過小說則把牛津大學的階級分化進行了尖銳批評。比如在其代表作《故園風雨後》中，通過主人公查爾斯·萊德的視角，描繪了一個中產階級青年在牛津大學被貴族同學塞巴斯蒂安·弗萊特及其家族吸引的過程，深刻揭示了牛津的階級壁壘。查爾斯試圖通過模仿貴族口音、著裝來融入圈子，卻始終被視為「局外人」。而那些貴族子弟們，除了吃喝玩樂之外，無甚突出之處。在小說《衰落與瓦解》中，主人公保羅·彭尼費瑟就是一位在牛津讀神學的溫和中產階級學生，書中開篇即描寫他在牛津因被誤會而遭退學的情節，諷刺了牛津紀律委員會的虛偽和階級偏見——權貴子弟可以逍遙法外，而無背景者則成為替罪羊。

類似布拉格和伊夫林·沃這樣把自身經歷寫入小說的人，還包括英國作家兼詩人菲利浦·拉金，他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讀於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其間創作的小說《吉爾》中的主人公，原本出生於蘭開夏的一個貧窮的家庭，卻突然被拋入上流社會，他說話拘謹，試圖模仿「正確」的口音和禮儀，卻常顯得笨拙，顯然是拉金將自身的牛津經歷和階級差異映射在這部作品之中。另一位英國作家金斯利·艾米斯亦曾就讀於牛津聖約翰學院，他的成名作《幸運的吉姆》中的主人公，作為來自普通背景的大學講師，與勢利的學術精英形成鮮明對比，以諷刺手法批判了英國學術界的精英主義和階級偏見。

據二〇二四年由英國高校學者合著的《天生統治者》一書披露，牛津大學階級分化情況依然嚴重，來自伊頓公學等著名私立學校的學生仍然不成比例地佔據了牛津大學的入學名額，而那些來自名牌私立學校並進入頂尖大學的學生，其躋身社會精英階層的可能性是其他學校學生的五十二倍。也就是說，與這些作家求學時的境況相比，如今牛津沒有太多變化。正如布拉格在回憶錄中所說，懷疑自己在牛津的時光，是否只是在偽裝，只有回到他摯愛的家鄉威格頓後，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黛西札記
李夢

滿城煙火

向晚時分，抵埠泉州。古厝的燕尾簷撥開暮色，開元寺風鈴輕響，與歸港潮聲遙遙唱和。慕名到訪曾經的「東方第一大港」，好奇於「漲海聲中萬國商」的宋元風華如何綿延至今，生生不息。

二〇二一年，泉州古城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去年，又獲評「世界美食之都」，世界級美譽疊加，讓泉州一躍成為文旅「頂流」，線上線下熱度攀升。其實早在宋代，泉州已世界矚目。彼時這裏是世界海洋貿易中心，千帆競發、萬國通商，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紛至沓來、蕃坊林立，儼然最開放的國際都市之一。作為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德化瓷、安溪茶、刺桐絨從這裏遠銷海外；異域香料、珠寶和藝術種種也在此匯集，為中外文明

交流史寫下生動一筆。

千載歲月綿延，非遺薈萃，為泉州文旅發展提供源源靈感。泉州擁有世界級非遺七項，國家級非遺三十六項，省級非遺逾百項，涵括音樂、舞蹈、技藝、民俗等。南音悠揚婉轉，提線木偶栩栩如生，蟳埔簪花熱烈生動，東西雙塔屹立對望，安溪茶香遠及海外……古人用「半城煙火半城仙」形容泉州，實因其文化雋永溫婉，藏在日常裏，與你我朝夕相伴。

在泉州期間，到訪當地一些知名品牌，有靜有動各有特色，細想其成功出圈的秘訣，皆在於將非遺文化自然融入古城肌理。文創品牌「鯉魚」得名泉州「鯉城」別稱，從古厝遺址、閩南民俗中尋覓靈感，深探古厝屋頂排水獸首「滴水獸」守護家園寓意，打造冰箱貼、

小夜燈、毛絨掛件和背包等衍生文創，將厚重歷史轉化為可陪伴可感知的日常物件，吸引年輕人關注。泉州歷史最悠久的茶葉品牌之一「泉苑源源」歷經七代，守業逾二百年，堅持頭春採青、古法炭焙、多年陳放祖訓，歷來是華僑下南洋的心水伴手禮。其造型古雅的錫製茶罐，既在僑批紙頁間，也在一代代閩南人的鄉愁裏。

茶香禪香，美食美景，非遺的傳承與創新是泉州文旅的特色與活力所在。政府推動的文創比賽幫助青年創作者展示才華、對接資源，讓東方文化美學經由一代代人的傳承與守護，跨越山海與世界對話。泉州的故事，從來是開放包容、文明互鑒的故事，綿延千載而歷久彌香，常說常新。



▲泉州古城景。

作者攝